

红毛丹之恋

段立生 著



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社

红毛丹之恋

段立生著

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社

2000年元月·曼谷

红 毛 丹 之 恋

作者：段立生

校对：黄友华 刘美春

ISBN 974-7144-06-9

出版：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社

地址：泰国北榄府挽那达路 18/18 号

印刷：华侨崇圣大学印刷厂

850×1168 32 开本 6 印章 100.5 千字

2000 年元月第一版 2000 年元月第一次印刷

自序

收入《红毛丹之恋》里的二十五篇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写泰国风土人情，第二类写东南亚柬、缅、老等国的见闻，第三类写笔者的亲友、师长。

笔者的专业是研究泰国和东南亚历史，写散文只是客串。由于这样的缘故，写散文的机会不多。只是有时在泰国和东南亚各国作野外考察，似有所得，除了撰写学术论文之外，还觉得有一种必须通过文学方式才能表达的感情，壅郁于胸，不吐不快，于是，便抽空写成散文，把它宣泄出来。就是日常生活中与亲友师长的交往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沉淀，让人喜怒哀乐的事情越积越多，直到某一天，感情的闸门关不住，哗啦一下泄出来。这宣泄感情的渠道，便是散文。

所以，笔者认为，散文是情的流露，情的记录，情的升华，情的结晶。

有一首歌词唱道：问情是何物，直教人以身相许？

要弄懂情是什么东西，确是一件难事。世间凡一切动物皆有情。牛有舐犊之情，鸟有反哺之情，狗有恋主之情，羔羊有跪乳之情……然而动物之情永远比不上人情。正是人情，使人得以超越于动物。

人的感情是非常丰富、深邃、细微、复杂的，若按类别

区分，有爱情、恋情、亲情、友情、乡情、惻隐之情、怜惜之情、厌恶之情、憎恨之情、幽思之情、咏古之情等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情为基础的。著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学者吴森教授说得好：“中国所说的情，并非指西方人所说的感情（Feeling）、情绪（Emotion）、情感（Affection）、情爱（Love）的同义词，而是一种包含了惻隐、悲悯之心，和关怀、眷念的意识。中国人表达这种情义的时候，对象不只是父母、兄弟、子女、夫妇、朋友，而且还对死者、古人、乡土、历史文化以至大自然的万物，都怀有一番思慕爱惜之情。”（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卷九期）

没有情，便不要写散文。

除开情以外，散文起码还要具备两个特点：可读性和知识性。要让别人能够读得下去，不要读了一半便丢在一边；要给别人一些知识，不要读了等于没读。看似简单，真正做到则不容易。

笔者力图以上述三点作为写散文的追求目标，但是努力了大半辈子，似乎仍距目标甚远，变成“老和尚丢了拐，能说不能行。”尽管这样，还是厚着脸皮说出来，希望与诸君共勉。

段立生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于曼谷

紅
毛
丹
之
戀

目 录

自序

红毛丹之恋	3
海上丝路拾遗	10
山深闻鸛鵒	19
猴缘	24
梅雨撒芳田	30
闪光的金菩提	34
佛指舍利瞻拜记	38
剃度	45
本头公庙的洪钟	51
巴真武里的菩提树	57
洛坤大金塔	62
翁沙匿草庐札记	68
吴哥访古	75
生活在神话与现实之间的柬埔寨人	84
万象的印象	93
仰光三“提”	100
瓦城记事	108
塔城蒲甘	114
想起娘来哭一场	123
上坟	128
季羨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贺	135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141
北大百年校庆去来谈	154
万石翁周镇荣	161
一叶知秋	166

泰国风情篇



红毛丹之恋

我以为在所有的热带水果中，要数红毛丹最迷人。光说它的外观，那红彤彤的颜色，鲜红耀眼，璀璨夺目。它满身长满毛刺，栗子似的外壳，初识的人不敢贸然动手去攀摘，及至将它把玩于掌心，才发现它长长的毛刺竟如鲶鱼的胡须，并不扎人。剥开外边一层皮，晶莹剔透的果肉便呈献你眼前，你会觉得极像岭南盛产的荔枝，嘴中的唾液便自然而然地分泌出来。啖上一口，其味不似荔枝，却胜似荔枝。

我第一次吃红毛丹是在泰国，那是六年前，我应邀至清迈大学历史系讲学，刚从广州飞到曼谷，尚未转赴清迈，就受到曼谷史学界的旧识新交热情款待，一次接着一次的宴请，往我肚子里塞了许多好吃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在《文化与艺术》杂志主编素集·翁添先生家，他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水果宴，桌子上摆满时鲜水果，香蕉、菠萝、橘子、芒果、龙眼、黄皮、红毛丹……除红毛丹外，其它所有的水果我以前都领教过，所以在那天的水果宴上，我对红毛丹情有独钟，一人就嚼了一大盘，害得女主人不停地为我剥果皮。她用小

刀子往红毛丹中间划一道，果皮就像两只小碗似地分开，果仁盛在其中一只小碗中。

苏东坡昔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如今我染上了嗜红毛丹癖，倘若将苏诗擅改一下，即是“日啖红毛丹三百颗，不辞常作泰国人。”

可惜我的泰国梦不能做得太久，一年的教期满后我又照例回到广东。时隔不久，我又得到去美国进修的机会，于是又飞越太平洋，去到美洲新大陆。

我进修的学校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东部，气候寒冷，主要出产的水果是苹果，故纽约市亦有“大苹果”之称。秋季来临时，最有趣的一项活动就是全家驾车外出，去苹果园摘苹果。累累硕果，坠满枝头。每人交二、三十元钱，便可以随便采，随便吃；吃不了，兜着走。夏天的草莓地里，长满熟透的草莓，因人手不足，不及采摘，往往成片的草莓烂在地里。你若肯花五元钱，保管让你下田去摘个够。美国人对于这类活动，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倒不是贪图实惠，而是藉此活动一下筋骨。因为市面上出售的水果，价钱和他们的收入相比，便宜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黄橙橙的佛罗里达柑，一元钱可以买四大个。比拳头略小的水蜜桃，一元钱可买六至八个。甜紫葡萄也不过是一元多钱一磅。大香蕉最便宜的时节一元钱十只。当然，这些都是美国当地土产，若是外来的进口货，情况又当别论。

有一次，我在纽约中国城的水果摊上看见久违的红毛丹，试问一下价钱，贵得令人咋舌。水果摊主解释说：“这

是用专机从泰国运来的，沿途要有健全的保鲜措施，最麻烦的还是美国海关的防疫检查，各种花费算下来，其实我们也赚不到什么钱，无非是满足一下亚裔顾客们的特殊要求。”

听他这么一说，我那个一向以亚裔自居的女儿也表示要买几粒红毛丹尝个鲜。她才不在乎贵不贵，还说钱的价值就在于购买你想要的东西。她付过钱后，换了一纸袋红毛丹，并塞了几粒给我。我攥在手中。待到她把纸袋里的红毛丹都嚼光后，还显出一付意犹未尽的样子，我又把手中那几粒红毛丹塞还给她。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是她父亲，而她又比我馋。

说来也怪，人就是有这样的毛病，越是难到手的东西，越是想要。有一段时间，我竟像害相思病似的想念红毛丹。倒不是一定要吃这种水果，而是怀念在泰国吃红毛丹的那段温馨的生活。在泰国当客座教授，泰国朋友对我的热情友好款待，充满了东方人的情愫，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身在异国。在美国的感觉则不同，表面上大家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却永远像刺猬似的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太接近了就会互相伤害。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说几位同事相邀到饭馆吃顿饭，吃完后也是各付各的帐，真叫人受不了！或许，这正是人们所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我在美国生活了五年，取得了居住权和工作权，但我还是下决心举家回国，去过我们习惯了的东方人的生活。

命运之神的安排也真是有趣，我从纽约回到广州后不到一年，又接到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邀请，再度赴泰国讲学。

这正是我所企望的。

我于七月二十二日抵曼谷。过了没几天，就是泰国传统的守夏节，学校连续放假四天。泰南的朋友打电话来，邀我去素叻它尼小憩数日。她说：“现在正是水果旺季，可来这里大饱口福。”

邀我去泰南的这位朋友是素叻它尼师范学院的女教师，与我相识多年。我们曾请她去广州中山大学作短期学术访问，并陪她畅游了北京、昆明。有一次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因事到泰国，我介绍他去找这位朋友，亦受到热情款待。由于这位朋友素来不喜公开披露姓名，所以我们在此姑称之 A 君。

受 A 君之邀，我立即买了张空调大巴士的车票，便直奔素叻它尼府。

到了素叻它尼我才知道，这里原来就是红毛丹的重要产区。如果说全世界的红毛丹主要产在泰国的话，那么泰国的红毛丹则主要产在素叻它尼。

A 君对我说，要吃红毛丹，最好去她一位学生的园子。说毕，忙着打电话联系。之后，驾车带我上路。

我们来到依塞县，这里真正称得上是红毛丹的海洋。站在高处，举目远眺，远近皆是红毛丹树林，漫山遍野，铺天盖地，那种气势，令人肃然起敬。钻进林中，方向顿失。茂密的枝叶，把天空遮盖得严丝合缝，形成一个翠碧的天宫。数不清的熟透了和尚未熟透的红毛丹缀在上面，像镶嵌了无数颗红色或绿色的宝石。



“吃吧，随便吃。”园子的主人说。他虽说是A君的学生，但岁数和其师相仿佛，四十出头。因为他读的是师范成人班，有的学生比老师年纪

大。他很高兴他的老师带着我这个从中国来的老师莅临他的园子。他像我所遇见的所有泰国朋友一样，热情友好地接待中国客人。

“吃，很好吃。”主人一再催促，并顺手摘了几串熟透的红毛丹递过来。他以为我客气，不肯动手。殊不知我是看到红毛丹长在树上这般可爱的模样，不忍心下手。孔子早就说过：“君子远庖厨。”但是，既然他已经把它摘下来，我何不心安理得地饕餐一番？

我发现，我吃得越多，越是津津有味，A君和园子主人越高兴。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好客，没有半点儿做作和虚伪。这使我非常感动。

和园子主人聊起天来，才知道他是华裔，姓李，但不会说华语。父亲来自潮州，原是农民，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只身漂洋过番，来到曼谷。先是在城里打零工，觉得没发展，使转而下乡，去干他所熟悉的农活。那时候的泰国，地旷人稀，乡间的土地很贱。他买了一小块地，办起了自己的果园。

他用在潮州老家栽种荔枝的方法来伺候红毛丹，结果获得了成功。他的家业逐渐扩大，娶了一个泰人妻子，后又把家乡的中国原配接来，两个妻子共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孩子们长大后，相继结婚成家，不到半个世纪，这个家族竟发展到百多人、构成一个连的兵力。现在，这个大家庭分了家，每家占据一片红毛丹果园，附近几座山头，皆系李氏家族私产。

听完果园主人关于他家发家史的叙述，不禁使我联想到途中见到的被称为“华侨义山庄”的坟场，那里长眠着数以千百计的先辈华侨，他们的经历，或许与李氏家族大同小异。他们原先都是在潮州老家种荔枝的农民，想不到移居泰国后又与红毛丹结下生死缘。

“先生要不要到阿公家看看？阿公见到从中国来的教授一定很高兴。”果园主人用泰语这样问我，只夹有“阿公”一词是中文。

“当然乐意。”我忙不叠声地回答。

于是，我们一边嚼着红毛丹，一边步行越过一座小山坡，来到阿公家。

阿公已经八十多岁，依旧耳聪目明。他赤条着上身，下面围一条花格水帕，完全一副泰人装束。他听儿子介绍我从中国来，就用潮州话跟我交谈。可惜我的潮州话不灵光，而他又不会讲国语，两个地道的中国人，最后只有用泰语交谈。

阿公带我看他用中文抄写的挂在墙上的治家格言，说：“闲来无事，教儿孙们识几个中国字。”又抱怨儿孙太多，记不全他们的名字。

我对他说：“您老福气，儿孙满堂。如果时光能倒回二十年，我也愿像您一样，置几莱果园，安享一妻一妾的齐人之福。”

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 A 君脸上泛起红霞，我才想起 A 君尚未结婚，或许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连忙转换话题。

告辞的侍候，阿公吩咐儿子送一大筐红毛丹给我们，约四、五十公斤，倒在车尾的行李箱中。我对他说：“这么多，怎么吃得完，还是留下拿去卖。”

阿公说：“卖不起价，每公斤才三几铢钱。”

果贱伤农，发展中国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是暗自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商人，不习惯以价论值。红毛丹贵也好，贱也罢，它在我心目中永远是美好的。我发自内心地赞叹一声：啊，迷人的红毛丹！

海上丝路拾遗

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称为丝绸之路，计有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陆路从古都西安出发，西出嘉峪关，沿天山南路而行，穿过河西走廊，翻越戈壁沙漠，进入中亚。水路则从福建或广东开船，经南中国海，渡交趾洋，入暹罗湾，在泰国南部的春蓬府一带登陆，步行穿越克拉地峡，再乘船经安达曼海到达印度。

海上丝路早在公元 1 至 5 年就有人来往，这就是有名的汉使行程。《汉书》卷 28 下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

其中所说“步行可十余日”，是指穿越克拉地峡。昔日读史的时候，对这一带地区早心向往之，而今我能脚踏实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兴奋的心情不言而喻。我在这一带徘徊，踟躅，一边旅游，一边访古。果然，我捡到了一些被人遗忘、然而弥足珍贵的东西，因而写成这篇《海上丝路拾遗》。

海 滨 沉 船

素叻它尼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阿查拉对我说，春蓬府海滨有一艘从中国运陶瓷来的帆船，不知何年何月来，也不知何缘何故沉，只知道海滩上撒满了陶瓷碎片。前些年还专门为此举行了学术讨论会。

我马上要求带我去看看，她亦爽快应允。

阿查拉主任新买了一辆丰田牌轿车，我们原可乘坐她的新车去，只是她觉得自己的驾车技术还不够纯熟，就向学院里要了部公车和司机。反正我们是学校请来的客人，派公车亦是合理的。同行的还有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映秋教授。

我们从素叻它尼府出发，车上连司机在内共四人。

泰南的景致与泰国中部迥然不同。中部系湄南河冲击平原，形成一望无际的稻田。插秧季节，一片翠绿；稻熟之时，满目金黄。泰南则是绵亘不断的果树、胶园、椰林……湿热的气候使植物生长茂盛。一阵暴雨，继之丽日当空，饱吸阳光和雨水的植物株株枝大叶肥，荫翳蔽日。正如唐人沈佺期的《入少密溪》一诗所说：“树密不言通鸟道，鸡鸣始觉有人家。”若不是听见鸡鸣狗吠，哪里知道树荫深处隐藏着当地人居住的竹棚板阁。惟有金碧辉煌的寺塔，从树尖上冒出来，在灿烂的阳光下游烁闪光，分外醒目。泰国人的特性宁可陋室简居，也要把钱省下来建造寺塔。难怪中国古籍有暹罗“每村建一寺，每寺建塔”的记载。寺塔无疑是一村中最